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棕榈滩岛的海湖庄园会晤,使这个原本隐秘的小岛成了“网红”。我在三年前曾经来到棕榈滩岛。这座世外桃源般的小岛,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

那是2014年2月,上海寒气未消,我来到美国东南的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却如同到了三亚一样,气候是那么地暖和。在迈阿密,引人注目的是明星岛(Star Island)。

那是比斯开因海湾中的一个岛,诸多影视巨星入住那里,使明星岛名声在外。迈阿密的旅行社甚至安排游艇沿着明星岛转圈,导游指点明星岛上一幢幢风格各异的别墅,让游客知道哪个明星住在哪一幢豪宅,名曰“数星星”。

常言道,“半瓶水晃荡,一瓶水不响。”这就是棕榈滩与明星岛的区别。棕榈滩是旅游的“盲点”,没有旅行社带领到那里去“数星星”。我是借助于自驾游,在GPS的指引下,从所住的劳德代尔堡驱车前往棕榈滩,大约行车一个多小时就到了。我先是看到一个镜子般明净的湖,叫做沃思湖。沃思湖畔矗立着许多高楼,这座临湖的城市叫做西棕榈滩。从那里越过一座大桥,便到了一个小岛,那就是“富人天堂”棕榈滩岛。

棕榈滩岛靠近墨西哥暖流,温暖而湿润。车入棕榈滩岛,便见到处是绿茵盎然的棕榈树,树下是茵茵草坪。这里格外地幽静,跟车马喧嚷的迈阿密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我们

的轿车在棕榈滩岛穿行,来到小岛的东岸,那面对大西洋,是豪宅最集中的地方。一条柏油马路与海岸线平行,马路两侧是浓密挺拔的棕榈树。一座座深宅大院并肩而立。大院筑起高高的围墙,围墙上爬满青藤,筑成一道绿色的篱笆。车子沿着这条柏油马路走了一个来回,

棕榈树下富翁岛

叶永烈

在两侧每隔一二百米,往往只见到一扇紧闭的大门。有的大门是铁栅栏门,透过大门可以看见一条两侧都是树林的路,而所有的房子都隐藏在树林之中,给人一种“侯门深似海”的感觉。有的房屋没有树木遮挡,可以见到欧式别墅,高梁大厦,浅色外墙,精美浮雕。在柏油马路上,除了偶尔有几辆豪车驶过之外,没见一个步行者,给我的印象是,这里的宅主几乎都深藏不露。

我们沿着一条小路驶向海边。那里是一个大院的后门,濒临浩瀚的大西洋。那里的一大片沙滩属于大院宅主私有。激浪猛烈地冲击着沙滩,一排浪头过来,在沙滩上留下一堆雪花般的浪沫。如此充满动感和海味的沙滩,令人缱绻,倘若在迈阿密,无疑将是人头攒动,一片喧哗。可是在这里,除了沙滩上安放着主人的两把空躺椅之外,闻无人影,静悄悄只听见风声与浪声。大约是我们的汽车声音惊动了深宅中的看家犬,远处传来几声狗吠声。在海滨之侧,我见到一个又一个高尔夫球场。在这里挥杆,既能充分享受阳光,又能呼吸潮润温暖的新鲜空气。

棕榈滩岛上宅大人稀。据统计,岛上的居民不过万把人。除了岛上几家五星级宾馆的工作人员,除了深宅大院的门卫、佣人们,宅主的人数并不多。这里不愿显山露水的宅主们,个个腰缠万贯。据称,

墙外一侧,有一片荒草地,被几位老人开辟出了一块菜园子,青菜长势正旺。与他们一聊才知道,这些老人都是我出生那年、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就当兵卫国,戍边几十年,现在安享晚年,居住在马路对面的戎泽苑。

当过兵的人都知道,我军有个好传统,操场外苦练杀敌本领,操场外辟地种菜打粮,自给自足。七十年代末,我在粤东前线航空兵师当兵。部队地处山坳,营区周边闲置的土地较多,于是部队规定给各个连队、中队划片分地,种植各类蔬菜瓜果。那时的兵大部分来自农村,种田一把好手,几块菜地,土地又肥沃,不愁没有收获。那时我是新兵,干活特别卖劲。我们把收获的西红柿、黄瓜、青椒等送到机务中队灶上,管理员奖励我们香皂,牙膏之类,以示鼓励。当然也因此与炊事员关系熟,打菜时多给点肉也是常有的事。我也

是在那时学会了种菜,体会到了菜农种地的辛苦和丰收的喜悦。后来我来沪上学并留校,职务提到正营时,在院里分到了一个联体的楼上楼下小洋房。说是洋房,其实是当年日本人留下的,年代久远,破旧潮湿又阴暗。不敢装修,倒不是因为它是文物之类,而是打个钉子想挂个画,才发现墙里不是砖块,而是类似煤渣。好在周边环境还算优美,后窗是成片的

南有几块地,可养花可种菜。妻子是上海人,种菜自然没经历过,有些浪漫情调,喜欢种些花草。小两口意见不一,只好分地而治,她养花我种菜。我骑车到郊区去买了一些菜籽,又托老乡从江湾农场猪圈里,拉了些猪粪埋在地下当肥料。我的菜地很快脱颖而出,一年四季绝大部分时间都能吃上新鲜蔬菜,吃不了还送给左邻右舍以及沪上的亲戚。当时大伙自然也没当回事,要放

我的父亲老年身边总不离一只搔痒的小竹耙,名字叫“不求人”。其实,大千世界,哪有不求人之人。走路迷失方向,需“求人”指一指;外出丢了盘缠,需“求人”帮一帮;就是那搔痒的小竹耙,老人若行动不便也要“求人”去寻找去购买。

然而,现实生活中,也有一些不该求人的“求人”。

譬如:甲要办的事,按原则明明不能办,但他还一心想办。于是便东奔西跑地去“求人”;按政策乙要办的事,本来并不难办,可由于乙办事人故意“卖关子”,你要将事情办成么?只好提东带西去“求人”……这两种“求人”,显然都是“人为麻烦”,是切切实实要不得的。

我们说,政策准办的事,就应该痛痛快快地办,不能办的不要去“求”也坚决不办。倘若靠“求人”办事,大伙都在“求人”中磨蹭,这要浪费多少宝贵的精力和时间!更重要的,那样做,“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善“求”多“求”者就会多得益,少“求”不“求”或不会“求”的人就要吃亏,社会不就乱了套吗?谁还有劲去干正经事呢?时下有些人对个人或小集团的一些利益,钻墙打洞,找关

每天中午12时左右,妻子倚在厨房门口,都会凝神谛听楼道里传来的脚步声。此刻,正值左右邻居下班归来,隔着厚重的防盗门她竟能准确地甄别出女儿放学归来的脚步声。她说,女儿的脚步声迅疾有力,从一楼直冲上来,“咚咚咚”地震得每一个楼层都在发抖。我疑心她的夸张,但是,每一次如期按她的指令开门,果然,女儿正好回到家门。

想起小时候,母亲做好饭菜静等父亲下田耕种归来的情景。在毒辣辣的日头下,父亲埋头耕作,我们被差往田间几次三番地喊父亲回家吃饭,他都答应马上就好了。我们全家人等候父亲归来,饥肠辘辘中,母亲侧耳谛听,只要大门外响起一阵细微的脚步声,母亲便如释重负地告诉我们:可以开饭了!果然,伴着一声习惯性的咳嗽,父亲满面春风地将农具从肩头放下,我们终于开吃了。母亲夸口说,父亲和每个孩子的脚步声,她都能准确无误地分辨出来。特别是父亲,他走路卷着一阵风,那风声与众不同。

高考前夕,女儿去一所以严格著称的封闭式学校借读。驱车几百公里去看她,做妈妈的忙着去宿舍帮她收拾衣被。午间放学,身着校服的男孩女孩们如潮水般涌来,令人眼花缭乱。我索性不再观望,刚转过身,忽然觉得身边卷过一阵风,挟裹着鼓点般的脚步声,而这脚步声如此熟稔,还未转身,肩上已挨了重重的一拳,原来正是自家那个丫头“咯咯”地笑着飞奔而来,没大没小地撒疯。

蓦然间,我明白,原来,我早已读懂且熟稔了女儿的脚步,只是没有妻子作为女性的敏感细腻而已。当年母亲,对于全家儿女和父亲,也是如此这般用心。亲人们的脚步声,像是踩在那颗柔软的心灵鼓点,翘首企盼,欲罢不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终于百炼钢化作绕指柔,弥漫于人生的点点滴滴,分分秒秒,分明都浸透着爱的甘霖,敲响着爱的鼓点。

脚步声

夏学剑

去年春末夏初,我还在老单位,闲暇时见帮厨妹妹买好多新鲜青梅,清水洗了,竹笋晾着,青翠金黄,圆嫩饱满,少女般诱人得紧,忍不住拈一颗来咬,哎呀,好酸!怪自个贪嘴,酸得皱眉,不敢出声,妹妹扑哧笑了:“现在不能吃,等蒸了,盐腌了,封坛里,过段才能吃。”咋吃?泡水,煮鱼,熬汤,炖猪脚……说得我流口水,嚷着也要腌一坛家用,妹妹再买回十斤梅子,手把手教我腌酸梅,林伯找来一玻璃坛,装

系“开后门”去“求人”,居然往往也能“求”到不少好处。有些人“求人”不成,便反过来威胁人家:“看你你不求人?”言下之意,你今后若有事找到我,能办的也——哼!等着瞧吧,“即使我这辈子不行,还有儿子、孙子,草灰也会发发热呢。”人与人的关系搞得这么可怕,一些原来能坚持原则的同志也往往败下“阵”来。职工毕竟是多数,个个想当领导怎还有,受贿者可恶,行贿者亦不光彩。不少“求人”的“秘密武器”,说白了就是那“糖衣炮弹”,看现实中它已摺倒了多少人。可见这类“求人”的腐蚀性、危害性有多大。

聂华苓在散文《殷海光的一些旧事》中引用了殷海光的一番话,很有意味。他说,人对人的要求,就像银行存款——要求一次,存款就少一些,不要求人,不动存款,你永远是个富人。“私心乃万恶之源”,对社会的“求人”之疾,有人也愤愤然。但碰到关乎个人利益之事,往往又

不惜厚起脸皮,“以身试求”了。加强品德修炼,至关重要。至于有人故意“卖关子”为难你,我看就更不必去“求”,而应理直气壮去“斗”,“求人”不如求政策、求法律、求自己。除了这类不该求人的“求人”,我们就能在一个平等竞争的环境中,加速“求”出一个繁荣昌盛的新天地来。

笔者身边有不少老同志,勤奋工作了几十年,到退休了还是个普通职员。这中间有人完全可以“求人”将自己职位挪一挪,但他们没有“求”。一位老者说的好:一个单位,职工毕竟是多数,个个想当领导怎行?再说,花钱求人“买”个一官半职,坏了风气,干不好,还占了人家的位置,多不好。不如做自己能做的事自在、实在、乐在。少做当上什么“长”的也是真的靠自己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干上去的。有个工人作家,从不求人为了他的文章吹捧,也很少受邀参加什么推介活动,可他的散文小说在网络上发一篇火一篇,可谓好评如潮,赞声不断。这些“甘于平凡不求人”和“求人不如求自己求作品”的生动典范,显然都是大伙学习的榜样。

去年春末夏初,我还在老单位,闲暇时见帮厨妹妹买好多新鲜青梅,清水洗了,竹笋晾着,青翠金黄,圆嫩饱满,少女般诱人得紧,忍不住拈一颗来咬,哎呀,好酸!怪自个贪嘴,酸得皱眉,不敢出声,妹妹扑哧笑了:“现在不能吃,等蒸了,盐腌了,封坛里,过段才能吃。”咋吃?泡水,煮鱼,熬汤,炖猪脚……说得我流口水,嚷着也要腌一坛家用,妹妹再买回十斤梅子,手把手教我腌酸梅,林伯找来一玻璃坛,装

清新的甘酸,任什么也掩盖不了。人也该如此,名利权势诱惑都不能掩盖人性的美好本质。

写作倦了,泡杯酸梅汤提神解乏吧,在家变着花样做不同风味的酸梅汤:酸梅、甘草、红枣加白糖煮红枣酸梅汤,解渴健脾;绿豆、酸梅加白糖煮绿豆酸梅汤,清热解暑,生津止咳。味道虽酸却属碱性,吃肉类等酸性食物多了,喝它有助于血液酸碱度趋平衡呢。

又一个梅季来了,开坛,取梅,烹鱼,熬汤,斟酒,亲手腌的,味道真妙,“梅子金黄杏子肥,麦花雪白菜花稀。日长篱落无人过,惟有蜻蜓蛱蝶飞。”南宋范成大的《四时田园杂兴》正合此时心情——一树树梅子金黄,杏子越长越大,荞麦花一片雪白,油菜花倒稀稀落落,白天长了,农事正忙,农民在地里干活中午不回家,门前没人走动,惟有蜻蜓蝴蝶绕篱笆飞,静中有动,美好的江南初夏。窗外,孩童歌谣声声,“妄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往事尚未褪色,却已抵挡不住这越来越浓重的暮色苍凉。

接接到莅日赴新单位报到的通知是于某天下班后,除了满满一大箱制服和书,惦记的是还有更重要的留在海那边,叮嘱帮搬回东西的同事:“别忘了还有……”“那两坛梅吧,忘不了!”电话两头的人都笑了。我那两坛著名的梅啊。在海的那边,13年的岁月,制服样式改过三次,书翻了又翻泛黄变脆,像我远去的青春,只有这两坛梅是新腌的,我和同事们——弟兄、妹妹、林伯……集体动手,七嘴八舌,玩笑嘻哈,每次看到蹲在家角落那两坛梅,每一开封到酸味,每斟一杯闻着浓郁酒香,心里便浮起莫名滋味,酸酸甜甜,丝丝沧桑,幸好这沧桑不沉重,反归沉静,如那些默默无言的梅子,盐腌过,酒浸过,却依然保持

也说“求人”

王洪武

系“开后门”去“求人”,居然往往也能“求”到不少好处。有些人“求人”不成,便反过来威胁人家:“看你你不求人?”言下之意,你今后若有事找到我,能办的也——哼!等着瞧吧,“即使我这辈子不行,还有儿子、孙子,草灰也会发发热呢。”人与人的关系搞得这么可怕,一些原来能坚持原则的同志也往往败下“阵”来。职工毕竟是多数,个个想当领导怎还有,受贿者可恶,行贿者亦不光彩。不少“求人”的“秘密武器”,说白了就是那“糖衣炮弹”,看现实中它已摺倒了多少人。可见这类“求人”的腐蚀性、危害性有多大。

聂华苓在散文《殷海光的一些旧事》中引用了殷海光的一番话,很有意味。他说,人对人的要求,就像银行存款——要求一次,存款就少一些,不要求人,不动存款,你永远是个富人。“私心乃万恶之源”,对社会的“求人”之疾,有人也愤愤然。但碰到关乎个人利益之事,往往又

清新的甘酸,任什么也掩盖不了。人也该如此,名利权势诱惑都不能掩盖人性的美好本质。

写作倦了,泡杯酸梅汤提神解乏吧,在家变着花样做不同风味的酸梅汤:酸梅、甘草、红枣加白糖煮红枣酸梅汤,解渴健脾;绿豆、酸梅加白糖煮绿豆酸梅汤,清热解暑,生津止咳。味道虽酸却属碱性,吃肉类等酸性食物多了,喝它有助于血液酸碱度趋平衡呢。

又一个梅季来了,开坛,取梅,烹鱼,熬汤,斟酒,亲手腌的,味道真妙,“梅子金黄杏子肥,麦花雪白菜花稀。日长篱落无人过,惟有蜻蜓蛱蝶飞。”南宋范成大的《四时田园杂兴》正合此时心情——一树树梅子金黄,杏子越长越大,荞麦花一片雪白,油菜花倒稀稀落落,白天长了,农事正忙,农民在地里干活中午不回家,门前没人走动,惟有蜻蜓蝴蝶绕篱笆飞,静中有动,美好的江南初夏。窗外,孩童歌谣声声,“妄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往事尚未褪色,却已抵挡不住这越来越浓重的暮色苍凉。

接接到莅日赴新单位报到的通知是于某天下班后,除了满满一大箱制服和书,惦记的是还有更重要的留在海那边,叮嘱帮搬回东西的同事:“别忘了还有……”“那两坛梅吧,忘不了!”电话两头的人都笑了。我那两坛著名的梅啊。在海的那边,13年的岁月,制服样式改过三次,书翻了又翻泛黄变脆,像我远去的青春,只有这两坛梅是新腌的,我和同事们——弟兄、妹妹、林伯……集体动手,七嘴八舌,玩笑嘻哈,每次看到蹲在家角落那两坛梅,每一开封到酸味,每斟一杯闻着浓郁酒香,心里便浮起莫名滋味,酸酸甜甜,丝丝沧桑,幸好这沧桑不沉重,反归沉静,如那些默默无言的梅子,盐腌过,酒浸过,却依然保持

清新的甘酸,任什么也掩盖不了。人也该如此,名利权势诱惑都不能掩盖人性的美好本质。

写作倦了,泡杯酸梅汤提神解乏吧,在家变着花样做不同风味的酸梅汤:酸梅、甘草、红枣加白糖煮红枣酸梅汤,解渴健脾;绿豆、酸梅加白糖煮绿豆酸梅汤,清热解暑,生津止咳。味道虽酸却属碱性,吃肉类等酸性食物多了,喝它有助于血液酸碱度趋平衡呢。

脚步声声

夏学剑

去年春末夏初,我还在老单位,闲暇时见帮厨妹妹买好多新鲜青梅,清水洗了,竹笋晾着,青翠金黄,圆嫩饱满,少女般诱人得紧,忍不住拈一颗来咬,哎呀,好酸!怪自个贪嘴,酸得皱眉,不敢出声,妹妹扑哧笑了:“现在不能吃,等蒸了,盐腌了,封坛里,过段才能吃。”咋吃?泡水,煮鱼,熬汤,炖猪脚……说得我流口水,嚷着也要腌一坛家用,妹妹再买回十斤梅子,手把手教我腌酸梅,林伯找来一玻璃坛,装

清新的甘酸,任什么也掩盖不了。人也该如此,名利权势诱惑都不能掩盖人性的美好本质。

写作倦了,泡杯酸梅汤提神解乏吧,在家变着花样做不同风味的酸梅汤:酸梅、甘草、红枣加白糖煮红枣酸梅汤,解渴健脾;绿豆、酸梅加白糖煮绿豆酸梅汤,清热解暑,生津止咳。味道虽酸却属碱性,吃肉类等酸性食物多了,喝它有助于血液酸碱度趋平衡呢。

又一个梅季来了,开坛,取梅,烹鱼,熬汤,斟酒,亲手腌的,味道真妙,“梅子金黄杏子肥,麦花雪白菜花稀。日长篱落无人过,惟有蜻蜓蛱蝶飞。”南宋范成大的《四时田园杂兴》正合此时心情——一树树梅子金黄,杏子越长越大,荞麦花一片雪白,油菜花倒稀稀落落,白天长了,农事正忙,农民在地里干活中午不回家,门前没人走动,惟有蜻蜓蝴蝶绕篱笆飞,静中有动,美好的江南初夏。窗外,孩童歌谣声声,“妄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往事尚未褪色,却已抵挡不住这越来越浓重的暮色苍凉。

接接到莅日赴新单位报到的通知是于某天下班后,除了满满一大箱制服和书,惦记的是还有更重要的留在海那边,叮嘱帮搬回东西的同事:“别忘了还有……”“那两坛梅吧,忘不了!”电话两头的人都笑了。我那两坛著名的梅啊。在海的那边,13年的岁月,制服样式改过三次,书翻了又翻泛黄变脆,像我远去的青春,只有这两坛梅是新腌的,我和同事们——弟兄、妹妹、林伯……集体动手,七嘴八舌,玩笑嘻哈,每次看到蹲在家角落那两坛梅,每一开封到酸味,每斟一杯闻着浓郁酒香,心里便浮起莫名滋味,酸酸甜甜,丝丝沧桑,幸好这沧桑不沉重,反归沉静,如那些默默无言的梅子,盐腌过,酒浸过,却依然保持

清新的甘酸,任什么也掩盖不了。人也该如此,名利权势诱惑都不能掩盖人性的美好本质。

写作倦了,泡杯酸梅汤提神解乏吧,在家变着花样做不同风味的酸梅汤:酸梅、甘草、红枣加白糖煮红枣酸梅汤,解渴健脾;绿豆、酸梅加白糖煮绿豆酸梅汤,清热解暑,生津止咳。味道虽酸却属碱性,吃肉类等酸性食物多了,喝它有助于血液酸碱度趋平衡呢。

清新的甘酸,任什么也掩盖不了。人也该如此,名利权势诱惑都不能掩盖人性的美好本质。

写作倦了,泡杯酸梅汤提神解乏吧,在家变着花样做不同风味的酸梅汤:酸梅、甘草、红枣加白糖煮红枣酸梅汤,解渴健脾;绿豆、酸梅加白糖煮绿豆酸梅汤,清热解暑,生津止咳。味道虽酸却属碱性,吃肉类等酸性食物多了,喝它有助于血液酸碱度趋平衡呢。

又一个梅季来了,开坛,取梅,烹鱼,熬汤,斟酒,亲手腌的,味道真妙,“梅子金黄杏子肥,麦花雪白菜花稀。日长篱落无人过,惟有蜻蜓蛱蝶飞。”南宋范成大的《四时田园杂兴》正合此时心情——一树树梅子金黄,杏子越长越大,荞麦花一片雪白,油菜花倒稀稀落落,白天长了,农事正忙,农民在地里干活中午不回家,门前没人走动,惟有蜻蜓蝴蝶绕篱笆飞,静中有动,美好的江南初夏。窗外,孩童歌谣声声,“妄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往事尚未褪色,却已抵挡不住这越来越浓重的暮色苍凉。

接接到莅日赴新单位报到的通知是于某天下班后,除了满满一大箱制服和书,惦记的是还有更重要的留在海那边,叮嘱帮搬回东西的同事:“别忘了还有……”“那两坛梅吧,忘不了!”电话两头的人都笑了。我那两坛著名的梅啊。在海的那边,13年的岁月,制服样式改过三次,书翻了又翻泛黄变脆,像我远去的青春,只有这两坛梅是新腌的,我和同事们——弟兄、妹妹、林伯……集体动手,七嘴八舌,玩笑嘻哈,每次看到蹲在家角落那两坛梅,每一开封到酸味,每斟一杯闻着浓郁酒香,心里便浮起莫名滋味,酸酸甜甜,丝丝沧桑,幸好这沧桑不沉重,反归沉静,如那些默默无言的梅子,盐腌过,酒浸过,却依然保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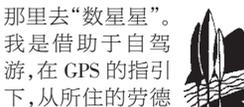
清新的甘酸,任什么也掩盖不了。人也该如此,名利权势诱惑都不能掩盖人性的美好本质。

写作倦了,泡杯酸梅汤提神解乏吧,在家变着花样做不同风味的酸梅汤:酸梅、甘草、红枣加白糖煮红枣酸梅汤,解渴健脾;绿豆、酸梅加白糖煮绿豆酸梅汤,清热解暑,生津止咳。味道虽酸却属碱性,吃肉类等酸性食物多了,喝它有助于血液酸碱度趋平衡呢。

又一个梅季来了,开坛,取梅,烹鱼,熬汤,斟酒,亲手腌的,味道真妙,“梅子金黄杏子肥,麦花雪白菜花稀。日长篱落无人过,惟有蜻蜓蛱蝶飞。”南宋范成大的《四时田园杂兴》正合此时心情——一树树梅子金黄,杏子越长越大,荞麦花一片雪白,油菜花倒稀稀落落,白天长了,农事正忙,农民在地里干活中午不回家,门前没人走动,惟有蜻蜓蝴蝶绕篱笆飞,静中有动,美好的江南初夏。窗外,孩童歌谣声声,“妄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往事尚未褪色,却已抵挡不住这越来越浓重的暮色苍凉。

接接到莅日赴新单位报到的通知是于某天下班后,除了满满一大箱制服和书,惦记的是还有更重要的留在海那边,叮嘱帮搬回东西的同事:“别忘了还有……”“那两坛梅吧,忘不了!”电话两头的人都笑了。我那两坛著名的梅啊。在海的那边,13年的岁月,制服样式改过三次,书翻了又翻泛黄变脆,像我远去的青春,只有这两坛梅是新腌的,我和同事们——弟兄、妹妹、林伯……集体动手,七嘴八舌,玩笑嘻哈,每次看到蹲在家角落那两坛梅,每一开封到酸味,每斟一杯闻着浓郁酒香,心里便浮起莫名滋味,酸酸甜甜,丝丝沧桑,幸好这沧桑不沉重,反归沉静,如那些默默无言的梅子,盐腌过,酒浸过,却依然保持

清新的甘酸,任什么也掩盖不了。人也该如此,名利权势诱惑都不能掩盖人性的美好本质。



棕榈滩岛

时尚

旦大学校园



生物课里的草履虫 剪纸 彭敏敏

青梅往事

林颖辉

去年春末夏初,我还在老单位,闲暇时见帮厨妹妹买好多新鲜青梅,清水洗了,竹笋晾着,青翠金黄,圆嫩饱满,少女般诱人得紧,忍不住拈一颗来咬,哎呀,好酸!怪自个贪嘴,酸得皱眉,不敢出声,妹妹扑哧笑了:“现在不能吃,等蒸了,盐腌了,封坛里,过段才能吃。”咋吃?泡水,煮鱼,熬汤,炖猪脚……说得我流口水,嚷着也要腌一坛家用,妹妹再买回十斤梅子,手把手教我腌酸梅,林伯找来一玻璃坛,装

七夕会

那可是

人人珍惜的最佳好“礼物”啊!种菜土地贫瘠不行,但土地肥沃也有麻烦,我那几块有猪粪打底的菜地,蔬菜长势好,杂草同样长势好,锄草是个麻烦事。那时我年轻事多,工作繁忙,无暇顾及菜地,让妻子帮忙,她总推托说家务事多,教育孩子重要。其实我心里知道,蹲着拔草,不仅腰酸背疼,且那些肥料的味道也确不太地道。时间一久,眼看着菜苗被杂草所掩盖,难以生存,杂草丛生,菜地渐渐荒芜了。倒是妻子在窗下花坛里种的月季花白天争艳,入夜,夜来香随风摇曳潜室润肺……生活像个万花筒,五彩缤纷,变化莫测。人们的生活观念转了一圈,仿佛又回到始地,悠然南下,辟块地来种菜成了追求——种下的是“愉悦”,期待的是“希望”,收获的是“心情”,品尝的是“环保”……不由想,我不是也该找机会重拾“传统”,再向大地挥洒一番汗水呢?

辟块地来种菜

耿勇

南有几块地,可养花可种菜。妻子是上海人,种菜自然没经历过,有些浪漫情调,喜欢种些花草。小两口意见不一,只好分地而治,她养花我种菜。我骑车到郊区去买了一些菜籽,又托老乡从江湾农场猪圈里,拉了些猪粪埋在地下当肥料。我的菜地很快脱颖而出,一年四季绝大部分时间都能吃上新鲜蔬菜,吃不了还送给左邻右舍以及沪上的亲戚。当时大伙自然也没当回事,要放

夜光杯